南軒集 七

答問
題跋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答問

答宋伯潛

明道云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所謂氣動志者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若止以藥與酒與蹶趨言之謂之少可也明道又云氣專在喜怒豈不動志夫人爲私欲所勝喜怒不公以移奪其志者多矣而謂氣動志者什一此則未諭

所以有喜怒亦志動氣也但因喜怒之氣而志

益不能自寧是氣復動志也蓋常人志動氣而氣復動志無窮已耳然自其始動而言只可謂之志動氣也惟趨蹶與藥也酒也則是氣先之也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伊川謂與元者善之長同理又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剛仲嘗謂孟子言可欲非私欲之欲也自性之動而有所之焉者耳於可與不可之際甚難擇姑以近者言之如飲食男女人之所大欲人孰不欲富貴亦皆天理自

然循其可者而有所之如飢而食渴而飲以禮則得妻以其道而得富貴之類則天理也過是而恣行妄求則非天理矣故書曰敬修其可願孟子又曰無欲其所不欲是也乾聖人之分豈謂聖人之動皆循天理而然歟以坤爲學者之事莫是有馴致之意否元者天德也孟子所謂善豈指天理而言歟橫渠又曰明善必明於未可欲之際未可欲謂大本未發者否見於可欲則性之苗裔已發見者未可欲則本性全

體渾然不容一毫之僞明之之功何自而
先莫亦當先從事於可不可之際審擇而
固執之否愚見如此中心亦未安恐伊川
引乾元處別有深意
人具天地之心所謂元者也由是而發見莫非
可欲之善也其不由是而發則爲血氣所動而
非其可矣聖人者是心純全渾然乾知大始之
體也故曰乾聖人之分可欲之善屬焉在賢者
則由積習以復其初坤作成物之用也故曰坤
學者之事也有諸己之信屬焉今欲用工宜莫

先於敬用工之久人欲寖除則所謂可者益可
得而存矣若不養其源徒欲於其發見之際辨
擇其可與不可則恐紛擾而無日新之功也

答周允升

王通謂夫子與太極合德若如先生之說
則人與物莫不有太極詎止合而已通顧
爲是言殆將太極別爲一物耶竊疑焉
於是反復思之意夫通之說盖指其初者
言之也當其三才未判兩儀未分五行未
布而太極已固存矣逮夫太極動而生陽

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陰陽分而兩儀立陽
變陰合而五行生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
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
生萬物而人始具此太極矣逆通之意其
指夫生物之初者言之耶令夫人莫不具
是性也而盡性者誰歟性中皆有天也而
配天者誰歟是以中庸之論惟天下至誠
爲能盡性惟天下至聖故曰配天太極亦
猶是也儻曰太極吾所固有何合德之云
則配天之說亦非耶蘋莫嘗譬之日光凡世

問一切物能容光者莫不具日光焉畢竟空中之日光自若也今曰能容光者非日光也固不可也謂日光盡在是而空中者無與焉亦不可也是故物生之初太極存焉生物之後太極具焉人雖各具太極要其初者固自若也此通所以有合德之說嚮者馬上所聞尚有未諭者故此諄諄幸賜指敎使渙然氷釋爲荷

天可言配指形體也太極不可言合太極性也惟聖人能盡其性人極之所以立也人雖具太

極然淪胥陷溺之則謂之太極不立可也
程子曰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
都自這裏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則能推
之雖能推之幾時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幾
時減得一分百里俱在平鋪放著幾時道
堯盡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盡子道添得
些子道多元來依舊又曰萬物皆備於我
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
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
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椓喪

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佗皆誘之又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誠則逆於物而不順也又曰學者必先識仁仁者與物渾然同體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此四段皆程子之說前二說謂人與物皆然後二說則獨指人而言據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未嘗曰物皆備萬物也如前二說則人與物

更無差別與告子生之謂性何異夫惟物不能備萬物故止有一物之用所以不能推者只爲合下不曾備得人則備矣所以能參贊化育也至於梏喪處雖多這裏元來何曾增減庶民自去之爾故謂物莫不有大命莫不有太極則可謂物皆備萬物則似恐未可

旣曰物莫不皆有太極則所謂太極者固萬物之所備也惟其賦是氣質而拘隔之故物止爲一物之用而太極之體則未嘗不完也

子貢謂夫子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學之與成己教之與成物蓋無二事而或曰仁或曰知孰爲定體耶

中庸與子貢之言互明仁智之體用也

龍塘辱指教學而時習之當如程子說時復紬繹浹洽于中令人讀語孟六經者先賢遺書時復潛泳玩味因其所啓端發其所固有久久涵養是保是積此誠可說也當夫子時六經未出聖人教人者亦不至

多言士從之游者或一言而終身行或數語而終身誦或以愚魯而竟得之不知所紬繹者何事又如語孟精義諸先生之說或各不同而皆不悖於理將孰從之則是紬繹者謂理也義也不必止爲文字諸先生之說有不同處當平心體其至當之歸

通書論德愛曰仁伊川則謂仁是性愛自是情語錄亦引力行近乎仁云力行關愛甚事易傳復之六二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語錄皆以公爲近仁未嘗斷以愛

爲仁也然則愛特仁之一事耳而遺書乃
云然近世朱文之論亦然此是則彼非二
者必居一于此欲俾學者識仁之本體厥
道何繇
力行近乎仁力行者敦篤切至故也便以愛爲
仁則不可然愛之理則仁也
觀過斯知仁矣舊觀所作訥齋享齋記與
近日所言殊異得非因朱文別以一心觀
又別以一心知頃刻之間有此二用爲急
迫不成道理遂變其說乎寅嘗反復紬繹

此事正如懸鏡當空萬象森羅一時畢照何急迫之有必以觀他人之過爲知仁則如觀小人之過於薄何處得仁來又如觀君子之過於厚則如鬻拳之以兵諫豈非過於忠乎唐人之剔股豈非過於孝陽城兄弟之不娶豈非過於友悌乎此類不可勝數揆之聖人之中道無取焉耳仁安在哉若謂因觀他人之過而默知仁之所以爲仁則曷若返之爲愈乎嚮於先生舊說似未能遽舍更望詳教

後來玩伊川先生之說乃見前說甚有病來說大似釋氏講學不可老草蓋過須是子細玩味方見聖人當時立言意思也過於厚者謂之仁則不可然心之不遠者可知比夫過於薄甚至於爲忮爲忍者其相去不亦遠乎請用此意體認乃見仁之所以爲仁之義不至渺茫恍惚矣

書以中庸名篇而首論中和之道然則中和與中庸當何如分

中庸統言道之體用中和就人身上說

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當從王

肅說是從上蔡說是

脫一反字

論舜之大知也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而不及肅述夫子之忠恕也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而不及中何也意其互見耶亦各示其用也

言各有依當且用其中于民固所以言庸也庸德庸言此庸字輕看

旣曰中庸不可能也又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必聖者

而後能無乃絕學者之望耶抑其義具有不相通耶

言中庸不可能乃所以勉學者唯聖者能之盡其道爲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先後自有定秩九經之序則先尊賢而後親親二者當何如通

即人心而論則親親爲先就治體而言則尊賢是急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亦是意也

答彭子壽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朱編修云大本者天下之理皆由此
出道之體也達道者由此而出無所不通
道之用也龜年竊謂大本者即此理之存
達道者即此理之行謂之中和已是說出
性情之理若曰大本者天下之理由此而
出無所不通則是大本達道之外又有所
謂理也不識此言如何
大本者理之統體會而統體理一而已散而流
行理有萬殊者曰大本即此理之存達道即此

理之行却恐語意近類釋氏萬殊固具於統體之中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朱編修云敬而無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義之與比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龜年竊謂未有極其中而不和者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亦不必如此分說不識如何

分說無害固未有天地位而萬物不育者然天地位言其體萬物育言其用體用自殊要須分看但元晦之語不若龜山云中故天地位焉和

故萬物育焉爲得解經之法

君子時中朱編修云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也龜年竊謂君子精義故能時中謂之時中者以其全得此理故無時而不中非是就時上取中也今日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取中心切疑焉

隨時以取中非元晦語乃先覺之意此意甚精蓋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

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取中語然元晦云以其有君子之德又能隨時以取中語却有病不若云所貴於君子之中庸者以君子能隨時以取中也

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物格而后知至自國治而后天下平如自本而葉泝流而下學者用力之

處莫切於格物致知而此篇之書自誠意至平天下條析甚明而獨於格物致知無說朱編修以爲闕文是也然龜年嘗以爲自平定天下遡而求之其極至於格物致知自物格知至順而達之其極至於國治天下平其間雖節目繁夥而其道甚要所謂要道盖不過格物致知而已耳然聖人自誠意而下又各疏其說焉非謂格物致知之外又别有所謂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此盖聖人深指人以格

物致知者然也故聖人於齊家之條引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此格物致知之最近者也不識是否

自誠意正心以至平天下固無非格物致知事也然疑致知格物一段解說自須有闕文

答彭子壽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主一則視聽有其則矣

人心惟危

人心因血氣而動蓋危而難安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喜怒哀樂之未發無所偏倚中之所以得名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若目視耳聽手舉足履則是已發矣其無不當者迺是中節所謂時中也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鳶飛魚躍指道之體用無乎不在也

盡心知性

囙盡心體之本然爲盡其心非善窮理者莫之能也

無極而大極

此語只作一句玩味無極而太極存焉太極本無極也若曰自無生有則是析爲二體矣

堯舜豈無所用其心哉

豈可謂堯舜無所用心特動無非天耳

過化存神

存神體也過化用也存神故能過化

君子行法以俟命

行吾法則聽天所命故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不安也

答吳德夫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說者謂踐者履踐也如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之類謂之踐形如此說恐只是賢人事一說謂聖人猖狂妄行蹈乎大方衆人則爲形所役聖人則能役形恐踐字說得費力又一說形者事之初顔色者事之著見惟聖人能踐之於其初賢人則不待著見而後用力於其間此恐說天性字不出

天之生斯人也有物必有則凡具於吾身者皆物也而各有則焉踐如踐言之踐實履之也凡人雖有形色而不能踐也感物而動不知所以踐之者也賢人則能踐之矣由己故也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聖人盡性從容自中與天地相流通故動容周旋無非至理曰能則猶似用力也曰可以則見其自然而化非聖人莫能與也

上繫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此一段論乾坤易簡至於可久可大可

謂極矣何故止言賢人德業或謂非聖賢
之賢乃賢於人之賢
可久可大賢人之德業也久大則聖人也矣
舜明於庶物物或說謂物則之物或說謂
萬物之物然則明庶物者奚獨舜哉且攷
之經何以見舜之明庶物也
道外無物物外無道舜明於庶物則萬理著察
一以貫之卓然大中之域非生知其能然乎夫
舜起於畎畝之中一旦加乎群工之上徽五典
而五典從納百揆而百揆叙賓四門而四門穆

納于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非明於庶物其能然乎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否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口之别味目之别色耳之别聲鼻之别臭四肢之便於安佚豈人所爲哉是性然矣而口靳於

美味目蘄於好色耳蘄於鍾鼓鼻蘄於芳馨四肢蘄於安佚則是感動於物而爲性之欲矣故有命焉而君子不謂性也蓋貴賤有定分窮達有定數隨其所遇無不得焉而無欲之之意則是天理也故不謂性者乃所以成性也父子之恩主仁而仁不得於父子君臣之分主義而義不得於君臣賓主以禮而不接我以禮賢者宜以知見於世而邦無道有不得而知焉天道在聖人而聖人固有不遇者命則然矣然而是可斷以無可奈何乎斷以無可奈何則人道息矣

故有性焉而君子不謂命也仁不得於父子吾致孝以感而已如舜是也義不得於君臣吾致誠以格而已如周公是也彼不以禮待我而在我者盡其待之之道而已孔子之於陽貨可見也知不得自見吾雖退藏益精其知以樂其道伊尹在莘野未聘之時可見也天道在聖人而夫子不得如堯舜文武周公施而達之天下繇著之六經傳於門人兼善萬世天道流行蓋無終窮矣故不謂命者乃所以立命也如前所說若流其性而不本於命則人欲肆矣如後所說

若委於命而不理其性則天理滅矣孟子之言所以極性命之微而同天人之用也雖然所以成性而立者命何歟一則不謂性一則不謂命而心之道行乎其中矣非知仁者其孰能明之且聖人之於天道立言與上辭不同所以然者蓋明天道即聖人之道而聖人即天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孟子言孔子不名一德而集群聖之大成非三子之所可及而又以樂之大成明之蓋樂之一

變謂之一成大成則其節奏之大備也金聲而
玉振之節奏可謂備矣蓋又各有似焉金聲有
洪殺清濁之殊聖人之智無所不周者然也玉
振始終如一聖人之德無所不備者然也此其
先後固自有倫然自其成者言之則金玉並奏
知行偕極不見其始卒之有異也

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也者終條理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伊川先生云此孟子爲學者言始終之義由其
能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至之知終

即能終之又曰致知智之事行其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據此一節乃是言學者之事所以學於聖人者故因上文金聲玉振而言言學之序如此蓋聖人則聖智合一無始卒之異學者則必知所先後然後有以入德也故孟子於此一節特分而言之明聖人之智學者所當先務必明盡衆理咸極其至然後力行以造夫聖人之所以聖者始終各有條理而不可亂也智之事聖之事猶言學智聖之功夫非便以爲智聖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
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此一節復言聖人之事以明夫子所以異夫三
子者夫子智聖合一至而且中矣然所以至者
其力也所以中者非力也是巧之功也是聖人
雖曰合一而智聖亦未嘗不偕極也若三子徒
恃其力而巧不足焉則雖至而不能以中矣若
顏子者智足以中矣其力未及至者一息爾天
假之年孰謂其不爲孔子哉
西銘云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

志其旨何如

西銘發明仁孝盖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也如事親須臾不在焉則失其理矣神是心化是用然須默識所謂神則化可得而言矣能繼志乃能述事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答問

答呂子約

樊遲問知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所謂知者知鬼神之德是已知事乎此則敬敬則有事乎此矣有事乎此勿忘勿助則鬼神著矣故其洋洋如在者狀其昭著云耳於此知之有所未明體之有所未盡迫切而求的見則愈近而愈妄愈親而愈非計度想料妄而益妄所謂鬼神之德何

從而可識乎其為不知孰大於是中庸論
鬼神之德知曰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而又
繼之曰體物而不可遺觀乎此恐是敬而
遠之之旨敢乞指誨

遺書中有一段或問知鬼神之道然後能近能
遠否曰亦未說到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
也迫切而求的見則愈近而愈妄愈親而愈非
此數語好但更當深思孔子答子路之意
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惑而信之非知
也孟浪不信非知也能近能遠始謂之知

敬而不能遠者則其敬也生於畏禍與福而已非所謂敬也遠而忘乎敬者則其遠也生於忘禍與福而已非所謂遠也二者均於疑以爲有疑以爲無非的實有見乎此兩句固大綱說示人以知之事然非知

鬼神之情狀則安能敬而遠之乎

敬鬼神而遠之或問伊川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能遠否先生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惑此是玩味經旨之法若更別生出事卻失了當時意

氣聚則生氣散則死大化一移升於天者
爲魂氣落乎地者爲體魄魂游魄降形質
安有其理固然然闇處獨行畏心或生則
疑以爲鬼有豈非緣於習俗而中主不立
故耶又豈非隱微之中神明集合而自有
不可揜者耶今固不敢徇於流俗而返之
於理然孟浪不信卒然撞出駭異之事安
敢自保其不爲所移乎如魂魄之影響奪
胎受蔭之說理安有之然亦當了然無疑
乃爲可耳窺識彷彿何得於已

此等事不可放過須窮究到實然無疑處不然被一兩件礙阻著或爲異說動了未可知也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何以謂之知幾其神乎

交際易於因循上交主於恭過其則斯爲諂下交主於和過其則斯爲瀆能持而不失非知幾其能之乎聖人論介于石之義而獨以上下交之事爲言惟篤實爲已者知其爲甚切要也

答嚴慶胄

昔聞五峯先生曰心可潛不可用然孔子

有曰群居終日無所用心孟子有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然則孔子之言非歟又心所以宰萬物者如用之果誰用之耶

言各有攸當細味其輕重可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則仁即心矣然又曰以仁存心似又以心與仁爲二物何也夫心也仁也果可爲二物歟

自非中心安仁者須以仁存心者如所言是都不假用力也

禮曰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
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〻心入
之矣云入者自外之內之辭也心在我
何以言入
心本無鄙詐易慢而鄙詐易慢生焉猶水本清
爲泥沙忽雜之也此須自體之知其自外入也
答游誠之
明道先生曰發已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
信表裏之謂也又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
謂信忠信內外也九思思之所謂忠者無

自欺也無自私也處閨門而爲孝友處鄉閭而爲謙恭交朋友而爲信義推而至於日用之細者所謂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坐如尸立如齊之類凡見於所言所爲發於其中而著之於外者無有一毫不盡此心焉所謂信者是亦此心之發時因其應事於外而名之者也處閨門所當孝友則行其孝友處鄉閭所當謙恭則行其謙恭交朋友所當信義以至出門所當如賓承事所當如祭坐之容宜如尸立之容宜如齊

因其理之有定當其可而無違是之謂忠信忠信本無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之謂信故曰表裏之謂也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爲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而不信爲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與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二先生論忠信內外大槩如此否

盡於己爲忠形於物爲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體用言也要之形於物者即其盡於己者

也玩程子之辭意義盖包涵矣

林放問禮之本伊川先生曰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是一物文是一物注云此與形影類矣推此理則甚有事也發之於中有所見而不可見名之曰理故曰本行之於外皆得其稱槩然中理名之曰理故曰文理譬於形禮譬於影形先正則影自正不知伊川之意如此否又謂甚有事者不知謂是每一事不問巨細便自各有本末否

程子之意謂禮字上有理有文理是本文是末然本末一貫通謂之禮也然有理而後有文曰推此理則甚有事謂天地間莫不然也

居敬而行簡不知敬存而簡自行為復居敬而尚當行其簡

固是敬存而後簡行然亦須居敬而行其簡

明道先生論持其志曰只這箇也是私然學者不恁地不得九思思之謂人之有志不能持之使常自覺其所在往往遇事則為氣所使顛倒失次而不能制與不自知

其所以然者皆志不定故也使其志常定
於內昭然不亂必不至過事而失錯矣故
志不可不持持之久而熟則必須自知以
心驗之未見其爲私明道謂只這箇也是
私其意如何
才涉人爲便是私有箇持字便是人爲然學者
須從此用工由誠之進於誠聯有節次
或問伊川先生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
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
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九思思之

若能敬則能擇義而行伊川謂知敬而不知集義爲都無事不曉其旨又集義所生義生於心不知如何集

居敬集義工夫並進相須而相成也若只要能敬不知集義則所謂敬者亦塊然無所爲而已爲得心體周流哉集訓積事事物物莫不有義而著乎人心正要一事一件上集

明道先生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不其忠乎天地變化草木蕃不其恕乎伊川先生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僕子曰伊川

說得尤有功夫授萬物之謂命春生之冬藏之歲歲如是天未嘗一歲誤萬物也可謂忠矣萬物洪纖高下短長各得其欲可謂恕矣九思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一元之氣運行無息所謂天行健者也以其行健無息故能生生萬物而各稟此善意故曰恕其在人體之則曰乾乾誠意無毫髮間斷則發見於外斯能以己推之以心之所本既善則應人接物皆如其心可謂恕矣觀明道謂草木蕃於伊川言各正性

命不見有差殊其在萬物得其所以蕃生便是正性命不知侯子何以分輕重兼謂維天之命爲天授萬物者恐此天命只是天理伊川所謂在天爲命不必須是授之萬物始謂之命故又謂春生冬藏歲歲如是未嘗誤萬物爲忠恐此亦只是恕蓋已發者也九思所言忠恕與天命大意是否

及所疑侯先生之言併乞詳教

明道之言意固完具但伊川所舉各正性命之語爲更有功忠體也恕用也體立而用未嘗不

存乎其中用之所形體亦無乎不具也以此意玩味則見伊川之言尤有功處侯師聖所説忠字恐未爲得二先生之意天命且於理上推原未可只去一元之氣上看

孟子稱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或問伊川曰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据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九思謂性之在人可以言不動心者性之已發已行安有無

出入今人對境則心馳焉是出矣不必言邪惡之事只大凡遇一事而此心逐之便是出及定而返其舍是入矣兼孟子固已明言其出入爲心矣而伊川謂心無出入不知遂日之間有出入者是果何物又有一處謂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謂在人爲性則不可言出入既曰主於身爲心凡能主之則在內不能主之則外馳是亦出入之意不知心之於性相去如何思慮之於心相去又如何

心本無出入言心體本如此謂心有出入者不
識心者也孟子之言特因操舍而言出入也蓋
操之則在此謂之入可也舍則亡矣謂之出可
也而心體則實無出入也此須深自體認未可
以語言盡之耳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
之微服而過宋伊川先生曰孔子既知桓
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舜既見象將殺已
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短長自有
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過門不入

非不知飢溺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注脚又謂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此說未是既曰並行而不相悖則是雖遇變與灾自當盡其在我以爲消變弭灾之道變之消不消灾之弭不弭則不可必然聖人隨事有以處之不歸之於命與數而不問者是謂並行而不相悖不知注脚何以再言此得非謂以命與人事爲二致歟

若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是命與人事爲二致豈足以明聖人之心哉當深惟聖人性命合一處

答俞秀才

修辭立其誠修辭所以立其誠意非徒修飾爲也若修飾則秪不誠矣平居亦當察此而聖人獨言於九三者蓋當危疑之地處人情之變辭危則易元辭遜則易枉亦難乎有言矣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矣修辭乃是體當自家誠意深味曾子之所謂出

辭氣者則可知矣於九三言之者大抵謂君子之學如是故能盡乎處上下之道也不必云於是焉而能修之則誠立也

蒙以養正聖功也蒙童之心純一而未發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在所以發其蒙者何如耳自此養之以正則易進於德及其至處則聖人也

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可謂善矣若夫爲不善則是爲物誘而欲動非蒙之可與爲不善也動則失其正矣

蒙山下出泉蒙程先生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此意最深水由地中行行其性也遇險而止而行之性則未始止也若積盈則行矣故曰盈科而後進在人蒙昧之時而天命流通之理未始止也若果決其行涵養其明德而至於盛乃養蒙之聖功也

蒙之義只謂泉始出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穉未有所適貴於果行育德充而達之也育德之義尤當深體

蒙之初六利用刑人人之昏蒙不教而誅
之可乎蓋人之不善始發而絶之則易爲
力待其已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曰
童牛之牿元吉

此爻且詳玩伊川之説

韓愈所謂上中下三品者乃孟子所謂才
也才雖不同而所以爲性則一孟子論性
善固極本窮源之論至謂非天之降才爾
殊豈才果不殊耶抑所謂才者乃所謂性
也才是資禀性是所以然性固行乎才之

中要不可指才便謂之性然孟子所以謂之不殊者何也

孟子之論才與退之上中下三品之說不同退之所分三品只是據氣禀而言耳孟子論才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蓋善者性也人之可以爲善者才也此自不殊

死生是氣之聚散鬼神是氣之精者耳萬物所以自形自色者即鬼神所見之迹也程先生謂往而不返謂之鬼則知方來不

側謂之神鬼神之道即太極往來之實也
即是觀之滿虛空中無非鬼神之妙用而
人之所以齊明盛服以臨祭祀者盖亦集
自家精神其義固可體矣天下之理有則
是有無則是無死生命也鬼神者託於幽
者也然周公作書以告鬼神欲代武王之
死世豈有是理耶無是理而周公乃行之
亦必有道矣幸先生詳教之

鬼神之義須更研究周公欲代武王之死只是
渾全一箇誠意至誠可以曰造化有是理也若

夫金縢冊祝之辭則不無妄傳者如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之類意者金縢之事則有之而冊祝之辭則不傳矣

九卦損德之修益德之裕復德之本履德之基井德之地恒德之固學者用工之實歟

九卦有次序履德之基爲先步步踏實地也

答胡季隨

遺書云有人胸中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

心者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不知如何而持其志方其欲持志之時而二者猶交戰於胸中則柰何

持志者主一之謂若曰欲持志之時二者猶交戰於胸中是不能主一也志不立也

又云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嘗深思之謂誠然也而或云初不可如此分一言之善則天理矣一言之惡則人欲矣切恐其言太快政如日月之運行寒暑之推移恐當進之以漸

也

所謂義理與客氣看消長分數爲君子小人之別者謂一日之間察其所發孰多孰少爾天理只是天理人欲只是人欲都無夾雜念慮毫釐之間霄壤分焉此昔人所以戰兢不敢少弛也

又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大然行之亦須量力夫以學者力量較之聖人霄壤異矣若不一向自期以遠大而欲量力而行之恐或至於卑近而心之所期與身之所履分爲兩段矣恐當先立學聖人之心日可

見之行皆須爲聖人之事然後内外貫通耳

所謂行之亦須量力者恐學者貪高慕遠躐等以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大抵學者當以聖人爲準的而自邇自卑循序不舍斯有進益耳

又云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

又云事有善有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孟子曰人之性善皆天理也既非本惡則人欲矣恐非天理中物天理中恐亦着惡字不得

事物之始無有不善然二氣之運不齊故事物之在天下亦不容無善惡之異謂之惡者非本惡因其不齊而流爲惡耳然亦在天理中也所貴乎人者以其能保其性之善不自流於惡爲一物耳

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養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於下工夫之時不痛自警策而遽栽培涵泳不知何所栽培涵泳恐或近於放倒也

敬字此心栽培涵泳正是下工處若近於放倒

則何栽培涵泳之有

又答

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盖是積累工夫到處非謂只勇猛便能如此如釋氏一聞一超之説也

如云尚何序之循又何必待於自邇自卑而後有進此等語意全不是學者氣象切宜戒之所謂循序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

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前日謂一氣之運不齊故事在天下不容無善惡之異云者論氣故不容無善惡之異且須將程子遺書詳攷精思未可易而言也

人人固秉彛若不栽培涵泳如何會有得古人敎人自洒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之類皆是栽培涵泳之類若不下工坐待有得而後存養是枵腹不食而求飽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題跋

題李光論馮澥劄子

臣伏見臣僚上言推尊王安石爲名世之學乞榜朝堂欲以傾動海内流播天下鼓惑衆心事係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繳奏外臣訪聞爲此説者乃諫議大夫馮澥澥誠腐儒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説深入骨髓平居議論以安石爲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詆鄒浩以爲掊廟

逐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謗老而無識止緣
崇寧會有湟鄯棄地之謀爲蔡京所逐因
得虛名考其素節無可稱道究其學問誠
爲頗邪臣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間神宗
皇帝大有爲之日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司馬光爭論神考之前因邇英閣進讀至
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
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
宗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
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

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石專任己能排抑衆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如范鎮呂誨范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或任以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一時傾邪小人不長天下之公論不卹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蔡京蔡卞合爲死黨操述作之說禁錮

天下忠賢掃除祖宗法度五十年間言路有防川之蔽海内多敢怨之民愁痛無聊至此極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破拘攣之說掃末習之蔽躬履素朴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意者士大夫思税駕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尚復忍聞之乎澥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贊聖聰返以安石爲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說假公論以遂其私情懷姦不忠熒惑主聽伏望陛下察其回邪洞照

讒慝特賜睿斷罷澥諫職斥使居外儻臣
所論未合聖慮臣亦不敢復冒言路亦乞
重行黜責以爲妄言之戒冒犯天威臣不
勝惶懼激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
守侍御史臣李光劄子

御批

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唱紹述
變亂舊章至於今日可作一詔付吳玕

臣栻創見靖康翰墨拊膺痛哭不知滂泪
之横流也竊惟國家自王安石壞祖宗法

度以行其私意姦凶相承馴兆大釁至靖康初元國勢盖岌岌矣而馮澥輩猶敢封殖邪說庇護死黨如此傳曰為國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正誤國之罪推原安石所謂芟其本根者紹興詔書有曰荊舒禍本可不懲乎大哉王言也乾道三年秋八月戊戌臣栻拜首謹書

題趙鼎家

光堯御筆

比覽元符諫臣任伯雨章疏論列章惇蔡卞詆
誣宣仁聖烈太后欲追廢爲庶人誰無母慈何
忍至此賴哲宗皇帝聖明灼見不從所請向使
其言施用豈不蔑太母九年保佑之功累泰陵
終身仁孝之德自朕纂服是用疚心昭雪黨人
刊正國史雖崇寧之後迷國猥衆推原本始實
自紹聖惇卞竊位之時而讒慝未彰將何以仰
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
藁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早來朕所諭卿章
惇蔡卞事此二人罪惡貫盈須是盡追官爵子

孫親戚並不得與在內差遣若如此施行甚不
過當卿更看如何
覽卿奏只欲罷黜子孫不及親戚卿仁恕過人
朕甚嘉之然利害極大若留親戚在朝但恐紛
紛不已爲善類患前日卿嘗留身奏陳曲折恐
當絶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卿可熟思
勿復後悔早來章僅除外任旨揮未得施行
臣栻伏覩聖詔所云蓋撥亂反正之宏
綱天下古今之公理足以貽訓無窮敢
頓首以志卷末乾道八年三月己巳朔

具位臣張栻謹書題太上皇帝賜陳規
手敕
臣伏覩太上皇帝賜順昌守臣陳規手敕下拜
感歎蓋自紹興以來艱勤積累至是時虜勢已
屈我師旣捷聲搖京輔而朝廷講解之議已成
矣臣在省中太常適上規事臣以爲彰善癉惡
有國之典規官雖未應謚功則當謚正以是役
爲重也仰惟昭回之章所以待遇臣下與夫風
厲振作之意誠足以詔萬世云

跋泰陵祭溫公文藁

嗚呼此秦陵謚司馬丞相之辭也歲未及朞綱紀略定用賢之有益於國也如此蓋此未朞歲之間非特足以開元祐一時之治而所以培植邦本祈天永命者至矣嗚呼盛哉後八十有六年具位張某謹書

跋中庸集解

右石䃏子重所編集解兩卷某刻于桂林郡學官子重之編此書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訂分章去取皆有條次元晦且嘗爲之序矣桂林學官舊亦刻中庸解而其間雜亂以他懼其反誤

學者於是漫去舊版而更刻此書竊惟中庸一篇聖賢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柰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學者於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書反復紬繹將日新而無窮不然譬諸枵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以益哉

通書後跋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于篇首而題之曰太極通書某刻于嚴陵學宮以示多士嗟乎自聖學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甲則割裂而無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太極圖乃其綱領也惟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不窮天命流行之體無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

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學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體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緼可得而窺太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遺書

二先生遺書近歲既刋于建寧又刋于曲江于嚴陵今又刋于長沙長沙最後刋故是正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于世學者每恨不克睹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之出裒輯之精亦

庶幾盡矣此誠學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談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失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爲逾甚矣學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爲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學而至味而求之存而體之涵泳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于卷之末

跋西銘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

銘之作懼夫私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　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蔽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書以示學生潘友端

跋西銘示宋伯潛

人惟拘於形氣私勝而迷其所自生故西銘之作推明理之本一公天下而無物之不體然所謂分之殊者蓋森然具陳而不可亂此仁義之

道所以立人之極也學者深潛力體而後知所以事天事親者其持循之要莫越於敬而已乾道八年七月己卯敬書以遺宋剛仲伯潛父

跋三家昏喪祭禮

右文正司馬公横渠張先生伊川程先生昏喪祭禮合爲一卷竊惟道莫重乎人倫敎莫先乎禮禮行則彝倫敘而人道立先王本天理因人心而爲之節文其大體固根乎性命之際而至於毫釐曲折之間莫不各有精義存焉當是時人由於其中涵泳服習敎龐淳固益有不期而

然者自先王之制日以缺壞情文之不稱本末之失序節乖而目睞甚至於雜以異端之説淪胥而入於夷風俗之所以不厚人才之所以不振職是故歟夫冠昏喪祭人事之始終也冠禮之廢久矣未能遽復也今姑即昏喪祭三者而論之幸而有如三公之説其可不盡心乎三公之所定雖有異同然至其推本先王之意罷黜異端之説是則未嘗不同也司馬氏蓋已著書若横渠伊川二先生雖嘗草定而未具然所與門人講論反復其所發明深矣抑嘗謂禮之興

廢學士大夫之責也有能即是書探玩而深思深思而力行宗族相觀朋友相輔安知風俗之美不由是而作興乎妄意可助聖時善俗之一端於是刻於桂林郡之學宮云淳熙三年六月甲戌朔旦

跋符君記上蔡語錄

符君生於遠方及游京師乃能從上蔡謝先生問學得先生一語隨即記錄今傳於家者九十有七章若符君者亦可謂有志於學矣予謂當表而出之以爲遠方學者模楷故附志於兵部

侍郎胡公銘詩之後使來者當有攷焉

跋希顔錄

某己卯之歲嘗裒集顔子言行爲希顔錄上下篇今十有四年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爲朋友所傳寫於是復加考究定著爲一卷又附錄一卷蓋顔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顔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特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逺

夫本朝濂溪周先生横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於來世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横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説列為一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楊子雲法言之可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盖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

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非實用其力而後知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貪高慕遠不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予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縝密而養

以悠以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之門墻是說之所爲作也乾道九年八月九日謹書

題周奭所編鬼神說後

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盖嘗問事鬼神之說矣

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於後世異說熾行譸張爲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畏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夫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眞於是鬼神之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非私利之流亂德害敎孰

此爲甚故本朝河南二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夫豈好辯哉盖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爲衆說所咻克已以去其私則不爲血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一理之蔽則爲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爲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

不爲異說所溺矣湘鄉周顛考鬼神之說凡夫子之所嘗言見於易禮傳魯論者悉集之又取近世程子張子之書上及於濂溪周子下及於兩家門人凡語涉於此者合爲一編以與朋友講求其故某嘉其志因書于後

跋杼山書少陵歌行帖

杼山風流蕭散如晉宋間名人其書法亦然覽之者猶可想見從容談笑時也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題跋

西漢蒙求跋

柳宗直輯西漢文類其兄司馬序其首有曰搜討磔裂攟摭融結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世謂宗直是書固足以傳遠抑有賴於司馬之文有以發之也東平侯彥明取班史故事及雅訓語協而比之他日過予求爲之序予謂侯君爲是書亦勤矣予爲能發之君家彥周任其責可也雖然有求於予固將以求益也試言讀史之法可

乎讀史之法要當考其與壞治亂之故與夫一時人才立朝行己之得失必有權度則不差也欲權度之在我其惟求之六經乎盍進於斯而以餘事誦其言語文字之工莞然一笑可乎因書于後

跋孫子

右唐中書舍人杜牧所注孫子三卷牧在當時號爲知兵者親見藩鎮相煽爲盜不可制國威日削發憤感激留意兵法可以敎於後世者無若武之書於是章分句析而爲之說其言皆有

所據依推之事實而可以行者牧者誠有志當世者哉蓋君子於天下之事無所不當究況於兵者世之興廢生民之大本存焉其可忽而不講哉夫兵政之本在於仁義其爲教根乎三綱然至於法度紀律機謀權變其條不可紊其端爲無窮非素攷索爲能極其用一有所未極則於酬酢之際其失將有間不容髮者可不畏哉若武之書蓋講乎法度紀律其於機謀權變之用詳矣按西漢藝文志武所著兵法凡八十二篇圖九卷牧亦謂武書凡數十萬言曹氏削其

繁剩華其精粹爲十三篇是則今所存者特操所刪定耳牧初雖本操所注然所自發明者蓋十之九予得其書於集注中而樂其說因次第繕寫牧本書悉存操說今不復具獨其間有涉於牧解釋辨正者則亦因而併出之嗟乎夷虜盜據神州百年于茲國家雖恥未雪聖上宵衣旰食未嘗忘北顧凡在臣子所當仰體至意思所以効忠圖稱者然則於是書又其可以忽而不講哉予故刻而傳之願與同志者共焉此亦牧當時之意也

跋許右丞許吏部奏議

觀二許公先後立朝當事會之際皆力言和議之非嗚呼善哉自虜入中國專以和之一字誤我大機非惟利害甚明實乃義理先失義理之所在乃國家之元氣謀國者不可以不知也

跋戊午讜議

自古爲國必有大綱復讎之義今日之大綱也要不當論其利害之所存獨念夫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則戴天履地不能一朝處也則知性與之俱立若飢之必食渴之必飲弗可改也已雖

然復讎之義固其大綱而施爲舉措之間貴乎曲盡脩德任賢立政又復讎之大綱也不此之爲而徒曰吾讎之復有是理哉故某嘗論今日之事正名爲先而務實爲本盖名實一事者夫爲人臣而不思大義之所存甘心於事讎而不以爲恥其爲罪固不可勝言而或借復讎之說名不正而實不務欺當時而貽後患者亦正論之稂莠也可不察哉乾道庚寅始得吾友魏元履所編讜議三歎之餘附書于末

跋溫公𢇁座銘藁

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
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已莫要於任賢
虛已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
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先正温國公
反復開陳於治亂之際可謂深切讀其遺藁使
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萬世不可泯也

題司馬文正公薦士編

右司馬文正公薦士編起至和之元盡熙寜十
年九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録而其外題曰
舉賢才亦公隸筆也某來宜春公之元孫邁出

以相示翻閱終日起敬起慕惟公薦士報國惻怛篤至之心後世觀此編者亦可以想見萬一矣

題文正公條畫沿邊弓箭手藁後

右文正公條畫約束沿邊弓箭手事蓋公在并州佐龐頴公時所具藁也其察微慮遠固本防患之意具備觀諸此非獨可以窺公制事之權度抑可得爲國御邊之良法矣

跋濂溪先生帖

右濂溪周先生二帖某來桂林通先生之鄉困

鄉之士何士先來訪屬以致尋先生舊蹟已而胡良輔持此二帖及家譜石刻來良輔寔先生姻族也按石刻先生皇考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令累贈諫議大夫葬道州營道縣榮樂鄉鍾樂里又載濂溪隱居在石塘橋西先生之兄諱礪其子仲章即第二帖所寄者是也濂溪在其鄉古有是名先生晚築廬山下有溪焉因亦以名之蓋示樂其所自生不忘其本之意良輔云鄉之父老相傳能道先生此意也某不佞竊誦習先生之言行蚤歲獲拜遺像今又得心畫而

藏之槀仰涵泳不勝拳拳敢敬書于左方

跋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

右上蔡先生所述衡州秦府君志銘先生克己之嚴徙義之勇任道之勁讀斯文者亦可以想其餘風於辭氣間矣先生之於言無所苟也則府君之行事足以取信於來今不疑矣府君之出劉拯景仁以此刻相示蓋澗上陳公之書字畫森嚴是歐陽率更書溫公碑法是亦可寶云

題曾大父豫公思亭記後

皇祐四年朝論以黎人不寧擇可爲雷州者有

言曾大父豫公久佐西邊熟兵事亟命往守自四明以數百兵轉海比至寇盜屏息乃以間暇時延見長老諸生授條教始雷之俗未知禮遜長子之子常為長易數世之後至叔父反拜猶子公諭以長幼之序親疏之宜悉革其舊又為之增治城壘行田積水為久遠計雷人愛敬之召還監都進奏院年踰六十即以殿中丞致其事自號希白先生今家集目中有修城及西湖思亭三記皆為雷時所作而獨思亭之文存後百有十五年公之曾孫某敬書以授知雷州盧

陵戴君且屬爲訪舊刻存否或可以補海康故
事之闕也

題先忠獻公清音堂詩後

先公書此詩去易簀纔兩旬先是一日游清音
堂步上山頂下煮泉亭瀹茗命道士鼓琴復步
下石磴略無倦意笑顧某曰爾輩喜吾強健不
知吾大命且不遠矣次年重九日泣血追記

跋貴溪簿廳記

貴溪簿舍之不焚可以見人情之不遠彼雖放
而爲盜然其心終有不可盡殄者爲政者 乎

此亦可以知馴足彌暴之方矣陸君之爲人所謂安靜之吏悃愊無華者詩不云乎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跋呂東萊與許吏部詩

許吏部以直道不容於時宰而其典州持使者節所至懔懔然推其學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護漕廣右時也豈不在行路自遠霜露濕百川貫河來砥柱乃中立誦詠斯言尚可相味公平生也

跋趙不遯壽昌堂記

不遐請以所遷官封其母上方篤孝愛以錫天
下登聞賜可是足爲人子之榮矣雖然攷諸聖
賢之訓所以顯揚其親者盖抑有其道惟反求
於身而勉焉斯有以稱明詔寵光奬厲之意矣
不遐旣摘取訓詞之語以名堂其季下遂出堂
之記示某敬書于後

跋宇文中允傳

故曲水令宇文中允吾鄉之前輩先生也熙寧
間伊川先生之尊父大中公守漢州以禮致公
典郡之學令兩書具載伊川集中謂公不以榮

利屈志道義爲鄉里重非特令人之難古人所難則其人不問可知矣又況司馬文正公與范文忠公相與稱道紀述皆足以垂信於方來哉元祐修裕陵實録時嘗約公立傳頗采文正所稱著於篇末至紹聖章惇蔡京得志改易舊史乃謂公於法不當立傳元祐諸人獨以司馬丞相故私公小人不知春秋賢而得書之義顧反用私意誣公論類如此紹興初天子命大臣更正史事盡黜姦臣之説於是公復得立傳是非久而自定此天也今吾邑綿竹附郭之南有所

謂止止亭者公所歸隱之地也淸泉老木固亦無恙而公之風烈後生知所師慕者鮮矣嗟夫君子之仕本以行道也非欲貴求富也背之人道不得行則不敢以居其官若公豈忘世而素隱者哉身爲縣令以字民爲職而扼於勢不得其職引而去之義當然耳觀公之去猶以胷中所欲言者爲書獻之天子則公之心非忘世而素隱抑可見矣古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使公而得時與位則其於古大臣之事豈不可望庶幾能之邪世衰道微仕者狃於習

俗憧憧然以欲貴求富爲心而君臣之義益以不明如公之風烈要當表而出之庶幾來者有所感動興起夫豈小補邪其家將刻元祐紹興所立兩傳併以諸公之文附列于後求某爲書念不敢辭而不知其爲僭越也

跋陳分寧傳

爲吏者受天子之土與民不幸遭變故守死其職亦理之所當然也然方世之衰彝倫蕩覆節義頹廢於是而有能特立其間不爲之變者其可貴豈特景星鳳凰比哉表而出之以風厲臣

子實爲國家之先務也建炎中北虜所蹂踐及于江右牧守之臣望風逃避甚至率民迎拜者相屬也獨分寧宰陳公以區區一邑抗義不屈斬虜使期與民守死卒全其境使一時不至有秦無人之歎其有補於世教抑多矣淳熙四年公之子義守靖州以始末傳記文字寄桂林某讀之慨然謹附志于左

題蔣邕州墓志銘後

予來桂林首訪其耆舊之賢則聞蔣邕州之名且曰邕州非獨行義推於鄉閭邕州之政近世

所難得也而予不及見其人矣已而士大夫有自邕來者皆曰邕之人至今思公不忘而溪洞之豪來受事于幕府者問前牧之善政亦莫不以公爲首且咨嗟歎息至其州之民言之則又眷焉有思慕之色予於是歎夫蔣公之賢去邕且十年而使人稱之一辭至於強者服弱者懷此豈偶然也哉及究其所爲則初未嘗爲姑息小惠其御夷落先示以信號令簡而賞罰明持身嚴正表戢邊吏毋得少侵牟之至於治民雖細事必躬親不以入吏手務爲安靜不擾之政

而其梗悍為善良害者則必懲無貸其所以久
而不忘者蓋如此予嘗怪今之為吏其號為能
者則或以察為明以刻為公以不䘏為能任而
其號為賢者則又或以姑息為惠以縱弛為寬
以被稜為善處故其能適以買怨貽毒振害邦
本而其賢反以流弊基患及於後日嗟乎此豈
眞所謂賢能也哉若公之賢則庶幾矣然自中
興以來為邑者不下數十人而其民之不忘不
過二三人而止公又近而尤見稱者則夫公理
之在人心詎可沒哉公之弈子亡友張安國嘗

爲之志辭甚美獨恨述守邑事未詳故子追書之以授其子礪

跋鄭戚愍事

鄭戚愍公守同州城陷死之可謂得其死矣讀公書辭胷中所處蓋已素定嗟夫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之必飮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顧藉牽滯而卒失其正矣然則觀公之爲豈不凜然可貴哉先公使川陜時得公死時事爲詳某侍旁蓋敬聞之矣乾道己丑公之孫忱德復以始末見示輒歎息而書之

跋范文正公帖

先公舊藏文正范公與朱校理手帖墨刻一卷某以示沒上劉君子駒一見咨歎不忍去手即摹本寘之篋笥且屬某志其後某竊惟文正公平生事業光明偉特如此及觀此帖味其辭意而有以知公處事之周密玩其書畫而有以見公日用之謹嚴此豈非其事業淵源所自耶晚生何足以形容萬一然嘗反復於此而復有感焉公蓋生二歲而孤隨其母育於長山朱氏既第始歸姓范氏今所與書者即其朱姓時從子

行也公雖以義還本宗而待朱氏備極恩意既
貴則用南郊恩贈朱氏父以及其諸子之喪皆
爲之收葬歲時奉祀則別爲饗朱氏以公廕爲
官者二人此載在遺事世所知也詳觀是帖其
親愛惇篤之意發於自然蓋與待其本族何異
其於天理人情可謂得其厚矣只此一事表而
出之聞其風者蓋可使鄙夫寬薄夫敦也誠盛
德哉淳熙元年六月既望張某謹題

跋文正公帖

文正范公德業之盛借使字畫不工猶當寶藏

況清勁有法度如此哉至於溫然仁義之言使
人誦歎之不足也

跋文正公帖

右文正范公帖某得之文定胡公之家以刻于
桂林郡齋某聞君子言有教動有法某於文正
公見之矣觀此雖一時書帖之間亦足以扶世
教垂後法非德盛者其能然乎故敬志之以詔
來世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題跋

跋歐陽文忠公書梅聖俞河豚詩帖

文忠公喜誦梅公此詩且屢書之抑亦有所感歎而然邪

跋呉晦叔所藏伊川先生上蔡龜山帖

乾道癸巳歲八月之七日某伏閱是軸喟然而嘆曰嗟乎學者不克躬見先生之儀刑旣朝夕誦味其遺言以求其志攷其行事以究其用又幸而得其字畫而藏之盖將以想慕其誠敬之

所存而亡有極也豈與尋常緘藏書帖者比哉夫聞其風猶使人若是況於如上蔡龜山親炙之而稱高弟者乎併與二公之書而寳焉抑可見師友淵源之盛矣

跋王介甫帖

後一帖大理少卿許遵守京口時王丞相與之書遵刻之石始遵在登州論阿云獄事丞相爲從臣力主之自後殺人至十惡亦許案問自首減死長惡惠姦甚逆天理今此帖乃謂遵壽考康寧子孫蕃衍由其議法求所以生之之故葢

丞相眩於釋氏報應之説故以長惡惠姦爲陰德議國法而懷私利有所爲則望其報其心術之所安蓋莫掩於此予故表而出之

跋王介甫帖

金陵王丞相書初不若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佳處但與人書帖例多忽忽草草此數紙及予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跋王介甫帖

予喜藏金陵王丞相字畫辛卯歲過雲川有持

此軸來售而得之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己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如此此又其晩年所書尤覺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

跋東坡帖

坡公與銀臺舍人帖殆是行新法時勸其因入對盡所欲言且曰人臣事君惟有竭盡庶幾萬一恐未當以前例爲戒讀斯言凜凜有生氣士大夫希世求合者固不足問苟雖有言而懷不自盡皆徇情惜己非爲臣之義也讀斯言亦可以興起矣

跋東坡帖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群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貶黃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它人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眞可畏而仰

哉

跋蔡端明帖

蔡端明書如禮法之士盛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司馬忠潔公帖

右司馬忠潔公帖惟公仗節仗義不辱其先其頃在儀曹嘗上公節惠應謚法今獲見翰墨慨然想其平生所謂臨風涕零之語其憂傷之意夫豈私于身哉

跋張侍郎帖

右侍郎張公政和間與成正貫公手帖所論陝西鐵錢事使人歎息蓋自熙豐用事大臣更變法度其後祖述之者益以近利爲急一時觀望蠭起毛舉至於無法之不變而無法之不壞陝西錢事亦其一也小人大抵喜更作務生事其意欲乘時射利而已寧爲國家生民計耶是以歎息

跋陳了翁帖

了翁忠義剛大之氣高出一世及觀此帖處事精密不忽於細微益知前輩工夫非苟然也淳

熙乙未歲末盡三日賀州别駕李宗甫見寄

跋了翁責沈

責沈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之所作也公壯歲未聞前輩先覺之名迄終身以爲歎至引葉公之事自責葉公實沈諸梁故名其文曰責沈龜山楊先生嘗爲之跋既足以發明公之盛德矣及復而讀之又以見公進學之心尤嚴於既老之際從義之勇不忽於卑者之言其虛中克己皆可以爲後世師法建康留守劉公得眞蹟而刻之以墨本來寄某謂斯文之傳誠有補於

世教獨恐遠方之士艱於得見乃復刻于桂林學宮云劉公名珙淳熙四年六月戊子廣漢張某謹志

跋李泰發帖

李公以八十之年流落鯨波萬里之外而翰墨辭氣凜凜如此誠一時偉人也某雖不及識公展玩此軸亦足想見其平生耳

跋了翁與丞相隴西公書

丞相隴西公宣和元年六月論都城水事自左史謫官沙縣此諫議陳公所寄書也丞相精忠

大節森然如星斗之在天而事業實權輿於此諫議於丞相爲丈人行今觀書辭所以相與蓋甚篤至前輩憂時之念深故於人才拳拳如此歛衽三復敬歎何窮惟是某嘗竊怪諫議平生於君父大義跬步不舍其與異敎淪棄三綱者不翅霄壤之異矣顧乃區區樂講於其說獨何歟恨生晩不及親見公質所疑也

書相公親翰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甲申孟秋朔 先公次餘干署甚憊趙氏養正堂每問暇親翰墨多寫經書要言置縑囊中累十百紙 先公易簀於仲秋不肖孤哀苦謹藏遺澤不忍發讀越二年前進士太原陳伯雄來相弔於湘水之上自以嘗在江淮辱先公誨言欲求字畫而歸爲子孫藏子慟哭開篋取此紙授之嗚呼學聖人必學顏子則有準的顏氏之所以爲有準的何也以其復也復則見天地之心成位乎中而入道立矣然而欲進於此柰何其惟格物以至之而

克已以終之守嗚呼此先公之所以教某者今併以告陳子丙戌十月甲戌某謹書

跋尚憲帖

尚公之所以告其知已者可謂切矣受人之知者不當爾邪公之没也久矣讀其書辭猶覺生意凜然義理之不可泯也

跋孫忠愍帖

孫公此數帖其處死盖已素定事豫則立豈不信乎自熙寧相臣以釋老之似亂孔孟之眞其說流遁囊壞士心波蕩風靡中間變故伏節死

義之臣鮮聞焉論篤者知其有所自來也觀公訓敕諸子從事經史大抵以實用爲貴以涉虛爲戒其不受變於俗學可知卒有以自立宜也鄂州史君千里寓書敬題卷末

跋尹和靖遺墨

和靖先生所居之齋多以片紙書格言至論寘于窻牖間令往往藏于其家如此所刻是也反復玩繹退想其感發之趣深存體之工至而浹洽之味爲無窮也嗟乎學者於此亦可得師矣

書贈吳教授

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汩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殽塞萬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

事事物物不得逌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吾友臨川吳仲權志於古道將以敬名其所居之齋而日勉焉於其行也書此以贈之蓋朋友相與警勸之義也

題長沙開福寺

長沙開福蘭若故爲馬氏避暑之地所謂會春

園者今荒郊中時得塼甓皆爲鸞凰之形而寺
石林立二百年來供城中官府及人家亭館之
玩何可數計而廢於榛莽臥於泥池者尚多有
之當時不知載致何所用民之力又何可量哉
馬氏父子乘時盜據一方竭澤聚斂以自封而
又以資其侈靡之用旋踵而衰兄弟相讎敵魚
肉惟恐不及亦其理與勢宜然今湘岸有淫祠
江中有誓洲及其交兵詛誓之所小家自爲蠻
觸詆足以發千載之一咲寺之西祓禊亭下臨
湖光舉目平遠自爲此邦登覽勝處不足用馬

氏爲汙也

跋祖慶所藏其師宗杲法語

觀慶之請以父母爲言而其師特爲拈出嗟乎是非秉彝之所存而不可以已者邪今祖慶刻石蔣山改父母作生死字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